

木棉树下的故事

——建国以来广东儿童文学作品选集

（第一集）

木棉树下的故事

——建国以来广东儿童文学作品选集

(第一集)

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6印张 321,000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册

书号 10111·1240 定价 1.05元

目 录

写在《木棉树下的故事》前面.....秦 牧 (1)

从小跟着共产党

取枪记郑江萍 (2)

小马枪肖 玉 (20)

冯金没有死廖 振 (25)

两个小武工队员何 芷 (37)

戴上了红领巾

慧眼欧阳山 (56)

亲疏(《慧眼》续一)欧阳山 (74)

比赛(《慧眼》续二)欧阳山 (94)

信任(《慧眼》续三)欧阳山 (112)

天旱的时候萧 殷 (130)

曾大惠和周小荔郁 茹 (156)

队长的儿子黄庆云 (194)

满院春风陶 萍 (206)

孩子的友谊紫 风 (221)

阳光·花圃·摇篮	黄庆云、紫风、陶萍、 王荣珩、徐楚、茜菲 (231)
红芽儿	杜 埃 (254)
送鱼	陈向阳 (266)
小理发师	林廷荣、林慧泉 (285)
叔叔的信	丘超祥 (297)
飞毛腿	关夕芝 (309)
捉黄莺	谢继贤 (321)
等一会儿吧	谢志明 (336)
咕咕和噜噜	赖天受 (340)
两个翠儿	赖天受 (344)

长征路上第一步

元元奇遇记	陆镇康 (348)
小敏照像	王文锦 (360)
肥仔和高佬	杨健章 (364)
芒果的怀想	郁 茹 (373)
哥哥明天考试.....	关夕芝 (398)

眼泪和欢笑

松鼠	秦 牧 (402)
苗岭故事	岑 桑 (419)
眼泪和欢笑	黄庆云 (428)
菜市	杜 埃 (454)

笔的故事岑 桑 (464)

海的怀念李春晓 (475)

我爱大自然

莲子宝宝秦 牧 (490)

吃动物秦 牧 (498)

榕岛鸟趣杨羽仪 (508)



从小跟着共产党

CONG XIAO
GEN ZHE
GONG CHAN DANG



取枪记

郑江萍

—

“有把握吗？”

“有！”

“这事情可耽误不得，你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在今晚上把它带回部队。”

林中队长的眼光，严肃地注视着小铁的面部表情；如果他看出小铁此刻存在着一丝一毫的犹疑和畏惧，那么，他就会立刻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别人去干。小铁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他参加游击队这么长的时间，早已摸熟了林中队长的脾气，知道在接受任务的当儿，应该怎样表示信心。他笔直地站着，拍着胸膛斩钉截铁地说：

“林同志，签字都可以。从这里进城不过二十里路，半个下午加一个晚上，如果我小铁赶不回来，就用纪律制裁好了！”

“可是，你算路程就没有估计到这是什么样的路呢。”林同志用教训的口吻说道，“你所要走的不是解放大道，那是蒋管区呀！你得绕过敌人的碉堡，涉水过河，插进敌人的心脏，走在敌人中间；意外的事情很多，这是需要时间来应付的。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动脑筋去克服一切困难，不该盲目乐观……。”

小铁给队长的大道理一压，不敢乱说话了，但他还是满不在乎，心想：“别说叫我进城取枝驳壳枪这么一件小事，就是叫我进城硬捉几个活舌头回来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蒋介石那些白薯兵，我才不放在眼里哩！”

小铁唯恐站在队长面前久了，如果被他找出自己别的破绽，那就连到了手的任务也会溜掉，所以急急地请求道：“林同志，我可以去了吧？”

“你记得和地方同志联络的符号吗？”

“记得。”

“那么你别忘记自己的身份！”

“是。我的爸爸病了，我是赶进城里买药的……”小铁说着，顺手从口袋里掏出刚才队长给他的那张药单扬了几扬，敬了个礼，刚要走，林同志说：

“别急，我还有话说。”

小铁只好又站定，等待林中队长最后的指示。

“枪，是司令部明天一早就要用的，你到城里，必须好好地跟地方同志商量，一定要拿到。”说到这里，林同志伸手抓了几下头皮，然后郑重地对小铁说道，“回来走在路上，万一发生事情，你向天空连放三枪吧！”

小铁明白林中队长这样慎重的布置，完全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安全，心里对林中队长充满了一种纯真的感激和敬爱。

他激动地说：“林同志，请你放心好了！我有办法。”

林同志点了点头，微笑着，表示对这个小鬼已经有足够的信任。他挨近小铁，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去吧，到外面顺便叫王班长到我这儿来！”

小铁领了任务，高兴极了。他跳跳蹦蹦地离开中队部，远远看见王班长的背影，马上高喊道：

“王班长，林同志叫你啦！”

二

论年纪，小铁今年只有十五岁，但是他做起事来，却和大人一样，甚至有些事情，不少大人都还比不上他做得好呢。比方打仗吧，他的身材较小，动作敏捷，每次冲锋总是走在前头。从参加游击队到现在，他已经立过好几次战功了。林同志把这次取枪的任务交给他，是仔细考虑过的：在这个中队里，选来选去还是小铁比较适当。你看，他扮得十足地象个乡村看牛的小孩，不，简直不用扮，他本来就是一个看牛娃；在来游击队之前，他足足替地主放了三年牛。这时他没有带枪，又换了一套旧衣服，戴上一顶竹水帽，有谁能够

看出他是一个游击队里的战斗员呢。

他放开脚步，走得飞快，路旁的杂草，仿佛小溪的流水似地从他身边向后移动着。说实话，小铁已经不是在走路，简直是在跑步了。好容易避开了敌人的注意，越过小北江河，走完开阔地带，转弯抹角，终于进了城。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虽然不算大，也不太小。四周围有高高的城墙，城里的人，全都要由东、南、西、北四个城门进出，城门口站着国民党哨兵，检查很严。特别是近来，国民党匪兵生怕游击队来袭击，一到天黑就把城门关紧，任何人也别想通过。东边城墙，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开一个缺口，反动政府没办法上锁，就筑了一个碉堡，派了卫兵把守，规定除了蒋匪军能够自由进出之外，一般百姓不让走近。小铁早在队长对他交代任务的时候，知道了这些情况，所以特别赶在天黑之前进城，以便马上出去。

眼见太阳就要下山了，小铁还没有找到接头的人。他在中心大街来回走着，特别留意每一档卖零食的小摊子，但是好久好久，他还没有发现林中队长的记号。奇怪，难道林同志把记号说错了吗？不会，林同志做事向来都是那样仔细认真，绝不会把记号说错。那么是自己记错了地址么？也不，明明是中心大街，自己记得一清二楚。可能是城里的情况发生变化，接头的人出了事吧？唔，也许是这样，因为在敌人的统治区里活动，是随时随地都有出事的危险的。

这时候，正好有几个凶神恶煞的匪兵迎面走来，横眉冷眼瞪着小铁。小铁赤手空拳，哼，要是少点胆量，早就着了

慌啦。可是小铁并没有显出半点慌张的样子，他镇静地走着，匪兵从他身边擦过，也没怎的。过了一会，小铁站到一个骑楼底下，心中纳闷地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

回部队么？没有完成任务万万不能。等在这里吧，天黑了，找不到人怎么办？小铁正在为难，突然视线触到对面巷口一家卖饼的小摊子，心中骤然一动，喜得差点叫出声来：

“那就是啦！”

小铁朝着饼摊走过去。仔细一看，果然，那里坐着一个头发半白的老伯，摊子上面悬吊着一个钱箩，箩耳是用红布缠包着的，并且还有三条白带子垂了下来。这记号，跟林同志对小铁说的一点不错。于是，小铁靠近饼摊，便跟老伯搭起话来。

“老伯，有盒子饼卖吗？”小铁问。

“什么盒子饼？”

“二斤十二两一盒的。”

“这除非是用铁盒装。”

“不错，就是铁盒子的，你有吧？”

这些对话，全是取枪的暗号。虽然小铁没有说错半句，但那老伯瞧见小铁是个小孩子，却有几分不大相信这是游击队里派来的人。他老人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小铁好一会儿，四顾无人，才对小铁低声说：“这里没有，跟我到家里取去！”

小铁点头答应。

老伯赶紧收拾饼摊，带着小铁转弯过巷，来到一间破旧的

泥砖屋子。这儿的环境怪僻静的，邻近没有人家，只有一片曾经遭过战争灾难的瓦砾。

一进门，老伯便拉过一张凳子来招呼小铁：“坐吧，我去取来！”

小铁对于这间屋子，实在感到奇怪。屋内除了摆有一张大方桌和几张烂凳子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究竟这里是不是老伯的家呢？如果是，为什么不见有床，也不见有砂锅铁锅之类的厨具，他用什么东西煮饭吃呢？他家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人呢？这些，小铁都很想知道。但是因为老伯忙着，一直没有机会问明他老人家的家世。在游击队里，小铁也曾听人说过：搞秘密工作的人，是常常改名换姓的。同时，他也知道在秘密工作中有一条纪律：不该知道的就不要问，没有关系的事情也不必谈。小铁来到这个秘密的地方，就应该更加严格遵守才行呵！可是，不管怎样，小铁的脑子还在胡思乱想：“大概这个老伯也是共产党员吧，不然他怎么肯接待我这从游击队里来的人呢？”

老伯并不留神小铁这时想着什么，他老人家走近墙壁，用力地从墙里挖出一块泥砖，墙上露出了一个小洞，他又从小洞里取出一个装饼干的大型铁盒，笑咪咪地对小铁说：“是这个吧？”

老伯把铁盒放到大方桌上，揭开盒盖，露出一枝黑得发亮的驳壳枪。呵呀，好一枝新净光滑的手枪呀！小铁一见，就想伸手去摸，但是那老伯瞟了一眼室外的天色，摆手拒绝道：“慢点！”

“不，我得今晚赶路啦！”小铁发急地说。

“你不看天色么？晚了！”

“真的，好伯伯，上级限我……”

“你小声点！匪军已经关上了城门，你能飞出去么？”老伯不顾小铁的请求，盖上了铁盒的盖子，重新把枪放进夹墙里去。

好气人呀！小铁越是焦急，老伯越不肯给。如果这个老伯不是自己人，小铁真要两拳把他打翻，夺过枪来。但是现在，小铁不能对这老人无礼。怎么办呢？他一想到今晚不能完成任务归队，就着急得哭了。

三

原来老伯是个非常忠厚、慎重的人。这几年来，他瞒着家里的人，秘密收拾出这间破烂的屋子进行革命活动，常常让共产党员到这里来开会办事。驳壳枪，是一个同志交他暂时保管的，并且告诉他如果游击队里有人依照暗号来取，就要设法护送来人安全出城。现在小铁来了，他很高兴，只因时间太晚了，匪军已经禁止通行，所以才不得不留下小铁住宿一宵。后来见小铁哭了，他老人家问明小铁，知道部队确实急等着用这枝枪，准备在明天一早执行军事任务，跟着也就焦急起来。

“那么，总得想个妥善的办法才能出城呀！”老伯已经答应即时就把手枪交给小铁了，可是怎样带出城外去呢，真是一个十分头痛的难题。

“可以这样，”小铁天真地说，“你老人家去找那看门的人试探一下，必要的时候送他点钞票，买通买通好吗？”

“那不行！”老伯说，“那是我们的敌人呵，如果他不同意，我和你的脑袋也保不住的。”

其实小铁细想想，也知道这个办法不行，反会弄得偷鸡不成白撒米。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他的脑筋象眼睛一样滴溜溜地转着圈子。不到一会又对老伯说道：“老伯，这样好吧：让我偷偷地爬越城墙，你老人家用绳子把我吊出去，只要我在城墙外边两脚着了地，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起初，老伯感到小铁提出这个爬墙的办法还真不错，可是当他再三考虑之后，觉得还是危险太大，又不行。这样一来，小铁再也没有办法可以出城去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小铁怎能白白等在这里过夜呢？他发急起来，激动地对老伯说：“管他的，你把枪交给我，我到城东的缺口把卫兵干掉直冲出去！”

老伯没有出声回答小铁，他在昏暗的光线下定神凝视着小铁的面部表情。他看出这个小小的游击队员的志气，是刚强而又勇敢的，但是目前光急却解决不了问题。他老人家一方面感到时间的确十分紧急，另一方面又充分认识自己所负责任的重大。为了能够安全护送小铁出城，他不得不平心静气地全面考虑一切问题。

唉！小铁想尽办法出不得城，真是为难极了。他烦躁地把身子往墙边一靠，不料把一条竹担杆“卜哪”一声碰倒在地上。当老伯过去双手拾起竹担杆站着的时候，小铁脑子里浮

现出过去看牛的时候的一个景象；他觉得老伯这种动作，可以在今晚上应用一下。于是，便向老伯建议……。

老伯听了，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回要从敌人的刺刀尖下通过；喜的是乘着敌人没有戒备，很有把握成功。眼下再也没有比这更妥善的办法了。老伯决定依照小铁说的办法去做。他马上取出枪来交给小铁。

这枝驳壳枪，一共只有七颗子弹，小铁从老人家的手上接了过来，全部把它放进枪里。他把枪机一拉，推了一颗子弹上膛，然后把枪紧贴肚皮掖到裤腰里。

夜的街巷是昏暗的，一老一少借着屋檐的遮掩，靠着墙边向东走。越是接近城墙的缺口，他们的心脏跳得越加厉害。转过巷角，就是通向缺口的直道了，这儿距离敌人的碉堡不到一百步远。老伯一把拉住小铁的衣袖，塞了两个米饼给小铁，细声附耳叮嘱道：“你还没有吃饭，把这拿去吧！”接着，老人家举起大棒，猛劲地敲打那捆放在墙边的杉皮，发出“卜卜”的声音。

“哼，我打死你！打死你！”

“哎呀！救命呀！救命呀！”

“汪汪汪……”

“你走？你走上天！我也不放过你……”

打人的声音、求救的声音、狗吠声和脚步声混杂一起。小铁跑在前面，老伯追赶在后。老人家挥动大棒，好象非要打死自己的孩子不可。小铁拚了性命似地直往缺口冲去，守卫的敌人还来不及阻拦，他就飞过去了。只有随后

追到的老伯，却被匪军用枪指住大喝一声，

“站住！”

老伯被迫停止前进，但他并不答理匪兵的问话，只顾挥手顿脚，朝着缺口外面，对那逃跑出城去的孩子大骂：“你这个死孩子走啦！看你飞得上天，明天也不准你回来！坏东西！……”

左右邻近的人，听见吵闹，就争着出来看热闹，守卫的匪兵举起枪托向群众叫着，赶着。老伯骂了一会，抽身走了。人们只见他还生着气，嘴里不停地咒骂。其实，他眼见小铁已经安全出城，心里喜得正开了花呢。

四

小铁冲出城外，生怕有人追赶，一直跑了五、六里路，才敢放慢脚步。

深秋的夜，是清冷的。可是小铁跑得浑身出汗，他解开胸前的衣扣，一边走着，一边用衫袖伸到腰间揩抹。那枝插在腰里的驳壳枪，在月色底下，还可分辨得出青黑的亮光。

“好漂亮的手枪呵！”小铁想，“要是不送司令部，配给我小铁使用多好啊！”他不时地伸手去摸枪柄，好象小学生玩弄着一枝刚刚买来的新自来水钢笔一样。他对这枝崭新的驳壳枪，真是心爱极了。

走着走着，他来到小北江河岸了。白天他从东边过来，现在要从西岸回去。游击队员走路，涉水过河，总是有点不同的，象要通过敌人封锁着的警戒线一样，小铁特别提高警

惕。他伏低身子，紧紧看着小河，借着月色的反照，看清对岸没有什么可疑的动静了，才站起来，卷高裤脚准备下水。

这个季节，因为久旱无雨，小北江河的流量较小。但是小铁这个小小的个子，过这趟河并不容易。走到河心里，他已经踮高了脚用足尖走路了，但是仍然不免要把裤子浸湿。

“算了吧，反正湿了会干！”小铁把心一横，正要放平脚板走稳步，却听见对岸传来喝口令声：

“谁？”

“站住！”

糟了，糟了！那边来了七、八个人。小铁在朦朦胧胧中看出他们戴着美式军帽。这是敌人呵！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打吧，自己处的地形不利，打得一个敌人打不了这许多个；不打吧，自己身边有枪，白白地被敌人缴了去，还得做个可耻的俘虏，更要紧的是耽误部队明天一早的军事任务呀！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时间绝不容许小铁从容考虑。那边，早有一道电筒亮光射过来了。小铁在这一刹那间，双脚一弯，让水浸到肚脐，把放在裤腰里的驳壳枪淹没起来。

“哪来的？”

“我——进城了，现在回家。”

“过来！”

没办法，小铁只得一步一步向着匪军走去。越来越近了，这个小游击队员正处在十分危急的时候，脚趾踢到一块石头上，突然心生一计。

“哎呀！”